

父亲陈寅恪年轻时就喜欢京剧和外国歌剧，失明后全靠耳听，家中没有能放唱片的留声机，但有一台电子管收音机，它成了父亲工作之余的宠儿。无奈收音机的收听效果不佳，于是请一位工学院的年轻老师来帮助调试，美廷已忘记他的姓名，只记得他湖南口音重，将“铜”说成“teng”。他加装了一条天线，是用长铜线在室内沿壁环绕后再伸向室外，从此声音清晰许多，父亲从中得到不少乐趣。北平的鼠患不如成都猖狂，父亲一如既往地宠爱猫咪，成为猫的“保护伞”。每逢将近中午时，陈庆华先生正在念读外文资料时，猫饿了就吵闹，父亲必定唤家人赶快喂猫，因为父亲从来不准虐待家禽家畜，更不允许打猫，于是猫就养成习惯，一饿了就只对着父亲喵喵地叫。我们家有一只纯白金银眼的猫也很“有名”，一次母亲到离家一里多路的杂货铺买东西，店里人竟对母亲说：你们家的猫刚才来过这里啦。

北平的冬天寒冷，室内需要生煤炉取暖，学校恢复后经费支绌，各家自行筹措解决取暖。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得知我家经济困窘，而父亲又最畏寒，购煤款无从筹措，便想法帮助老友渡此难关，于是商定，父亲将自己所有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方面极为珍贵的书籍，如《圣彼德堡梵德大词典》、《巴利文藏经》、《蒙古文蒙古图志》、《突厥文字典》等“最好的东方语言学书籍，全数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，以买煤取暖”。胡适伯父要北大以美金支付书款，免得我们拿到法币，瞬间贬值。这笔钱除买煤外，还贴补了家用。母亲对我们讲过：父亲在国外省吃俭用购回的这批珍贵书籍，目盲后无法再阅读，而父亲以前的一位学生，当时已可以自立门户，就把有关内容的书籍交付给他了。北大复员后新成立东方语言学系，有研究东方语言的青年学者，能让这些书发挥作用，所以并不计较书款多少，售价是否抵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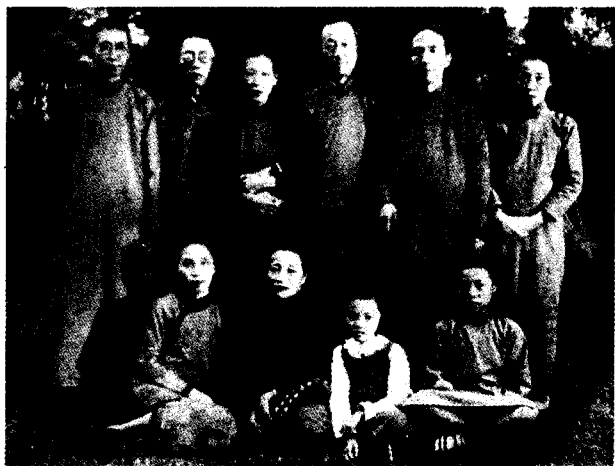
丙戌年除夕（1947年1月21日），让美廷很开心的是除夕团年饭吃了一顿白米饭！在北平日常每顿都吃粗粮做的丝糕、小米粥、窝头，当然按现今营养观点，皆属佳品。这是抗战胜利后重返故园的第一个旧历年，对父母而言，心中忧多于喜，可是美廷当时并不体会父母的心情。父亲曾用东坡韵记这年的上元节：

丁亥元夕用东坡韵

万里烽烟惨澹天，照人明月为谁妍。

观兵已抉城門目，求藥空回海國船。

階上魚龍迷戲舞，詞中梅柳泣華年。



1946年于南京萨家湾俞大维宅，抗战胜利后陈家兄妹大团聚合影。后排左起陈方恪、陈登恪、孔繁英、陈隆恪、陈寅恪、陈康恪；前排左起唐寅、陈新午、陈美廷、陈双枝。

## 胡适曾助父亲 卖书买煤

■ 陈流求 陈小彭 陈美廷

光緒庚子元夕，先母授以姜白石詞“柳慳梅小未教知”之句。

舊京節物承平夢，未忍忽忽過上元。

1948年的上元节（1948年2月24日），母亲特地买了几筒烟花在前院门口燃放，增加了不少传统节日气氛。还叫上邻近小朋友、美廷同学一起来观看助兴，小孩子都很开心。父亲用东坡韵作诗纪念这个上元节：

戊子元夕放燄火呼鄰舍兒童聚觀用東坡韻作詩紀之

火樹銀花映碧天，可憐只博片時妍。羣兒正賭長安社，舉國如乘下瀨船。

坡老詩篇懷舊俗，杜陵擊鼓厭衰年。新春不在人間世，夢覓殘梅作上元。

（一目摘自《也同欢乐也同愁：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寅》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）